

擊缶集

洪

蒙著



313
568

68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擊 缶 集

每冊定價 元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洪 蒙

出 版 者：
回 颯 社

發 行 人：
濮 天 慕

通訊處南京許家巷四四號

印 刷 者：
建 國 印 刷 所

南 京 瞻 園 路 口

序

詩本天籟，勉強難工，吟詠性情，非關學力。是以古之里巷謳歌，廟堂雅頌，征人思婦之詞，逐臣棄妻之什，與夫友朋契闊，死生親故之感，蓋莫不情緣境遇，因物起興，搖蕩心靈，形諸歌詠。雖其中有工拙清濁之不同；抑揚抗隊之各異，然要皆出於自然之天籟則一也。

是故詩者，可以移人性情；可以興觀羣怨，雖不必斷斷於六義四始，然若語其本質，則於溫柔敦厚之教，蓋亦不能違畔焉。

至若事有出於沉思，而義貴乎翰藻，五色相宣，八音諧叶，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方振，籀其神理，蓋又必如是而後可以語於稱心之製也。

雖然，詩亦出於自然之感興而已，豈以藻麗雕飾爲務哉！古人云：「明月照高樓，不出當前之景物；清晨登臨首，亦屬一時之興趣」。是可知「寫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者，固可以備入詩之一格，然必謂如此乃爲詩不可缺之要素，則又殊不然也。

余友洪蒙，與余同里閭，蚤歲負笈故都，浸淫文史，賦性恬澹，雅好風騷，緣情感興，斐然有作。其後執鞭軍校，筮仕政途，湖海交遊，類多魁士，足跡所經，身心所歷，輒有題詠，清新俊逸，迥異凡流，山水遊仙，寄情幽遠，拓前人詩中未有之境界，取以澆自己胸中

之塊壘，求其相類，強而傳之，抑亦李青蓮之流亞也！際茲干戈未定，血染玄黃，風雅淪湮，深虞散逸，爰趣其輯選現有者，都爲一集，名曰擊缶，付諸剞劂，以供同好先覩之快。余樂爲之序，以弁卷端。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張翼詒

自序

居今日而從事詩作，確乎難有遵循，蓋詩之舊形體如絕律之類，陳腔爛調，格式繁嚴，桎梏情性，難以表現卓絕浩大新穎之詩境，為時代所漠視，白話詩人所不願為，自有其當然之因素在。而白話詩則又因歷史性之演變過劇，缺乏固定性之格律，難求和諧合理之節奏，提倡以來，亦無差強人意之成就，以奠其基礎，致使有志於詩者，每感徘徊歧路，無所適從。

夫詩乃吟詠情性之作，格律所以美化之耳，苟詩境卓越，格律之有無或諧叶與否，乃其餘事，故著者對於詩之新舊形體，向無輕此重彼之見，暇時閱讀，同具興趣。溯於民國十五年間，即曾寫白話詩百數十首，至二十一年後始讀舊詩，究以未諳門徑，不敢操觚。迨抗戰軍興後之明年，著者由粵入川，浪跡渝蓉間，始寫律句與古體，繼由川至鄂，由鄂而湘而贛，服務軍政機關，或任地下工作，出生入死，行蹤所至，輒因物興感，隨意吟詠，固已不自知為何體，但求得舒襟懷，洩其憤悶，便陶然自樂，未嘗計工拙也。

本集所輯，凡四十八首，類多長短句，不拘格式，間或取西洋詩之外形，每篇分段，每段分行，任性揮寫，不加雕斲。竊以為時至今日，文學已無國界，須集古今於一體，冶中外於一爐，融會貫通，獨創風格，庶或有成，否則終不能脫古人之藩籬，而追時代之上游。是故數年來即以此淺見為標的，冒昧嘗試，雖自知工力薄弱，今之所獲

，距離理想尚遠，究已用去若干心血，又爲多年來精神之所寄，不欲自瞞，因選輯付印，敬以求正於海內君子云爾。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洪蒙序於南京

目次

默默

大江終古東流

登武當山天柱峯

中秋夜獨上芝山

我是行路人

遙夜

斬寇行

蒼蒼

峨嵋絕頂望銀河

宿紫霄宮寄成都友人

過三峽

送友人遠行

新都留別

車馳高山上

沙坪壩話別

冬夜遊桂湖

獨坐涪江邊磐石上

新牆河

滄浪亭

秋到人間

行乞兒

白日飄忽不可留

躍馬漢江濱
人生
昨夜頻驚夢
夢
路死人
血與淚
太陽
影
荒山
蛆蟲曲
野花
贈友人之江華
寄大幕山戰士
登清江閣望崆峒峽
雲月
乘輿過吳家谷
神坑廟
登波崙寺
清心橋
瞻發塘蠟場
薛濤井
長劍
狂風雨
寄張書記長翼詒
戰鬥
青春之追悼
徘徊荆棘叢

默 默

何因汝默默？

自倚黎明到昏黑，

嘈嘈雜語如羣犬之嗷嗷，

汝獨沉沉面蒼白！

豈爲長天慘慘雷憑憑，

懼與山河歸一擲？！

豈爲魔神氣餒掩過遭，

稚魂惴惴感威迫？！

豈爲人生鐵輪之下痛折磨，

已把歡情拋莫澤？！

嗟汝默默人，

默默果何因？

智者浮冷眼，

嘲汝失天真。

遠景雖美或非是，

徒使世人嗤汝是呆子！

大江終古東流

大江終古東流，

巖鳴穴吼何雄遒！

烟波浩濤堪誇冥冥之洋海，

捲浪崩濤宛如億萬匹狂奔之驕驍，

五千七百里滾滾晝夜曾不息，

竟使茫茫大塊視若南北之鴻溝！

洞庭鄱陽汙漫那堪駐，

挾沱嘉烏漢湘章諸水一瀉通溟陬。

有客江邊獨立頻嗟嘆，

仰止化工因之抒長謳。

吁嗟乎四千年前大禹與伯益，

戈斧木筏敢與九州汪洋敵！

豈有神靈暗助得告厥功成？

治鑿川流興社稷。

黃涇渭洛不足與比言，

江乎獨尊無乃堪矜式！

初疑來從天上弱水之三千，

却是巴顏喀喇匯涓滴。

蜿蜒曲折若宇宙之長蛇，

飛落中華恣經歷。

舉世幾何如汝之壯觀，
萊茵太晤密士瑟比亦揚瀾，
東西相望天阻隔，
萬重雲霧通情難。
即論黑龍遼河與珠水，
關山層疊安可一朝看！
作福人羣世代同久遠，
物物孳生日以蕃。
造化大公無私惠，
江乎應流膏澤到荒蠻！

去來帆影總片片，
自汝視之渺如燕，
縱有艨艟百丈長，
投汝懷中輕如扇。
浮萍斷梗竟云何，
幾曾眼底親相見，
蝦蟹龜豚鰕鱖與鼃鼃，
悠悠年月多少魚龍變？

水族精靈若有知，
沉冤血淚猶沾面。

古昔雄者屢稱兵，
征旗戰艦縱橫行，
刀光劍影遮日月，
贏得灰飛哭泣聲。
近代倭奴驅勁旅，
鐵蹄肆虐陷孤城，
軍民倉卒不可渡，
無邊屍骨葬溟溟，
幾許青娥白髮江干齊揮淚，
遺孑訴來怪汝何爭獍！

亦有騷人扁舟抒胸蘊，
把酒高歌詩思敏，
英豪名士不見還，
佳人也復飄零盡。
江乎汝是詩國之源泉，
安得天才如汝之吐傾，

放射光芒照寰中，

多留瑰瑋耀人境，

嘯唱起愚蒙，

曠曠震雷殷。

灑汝一杯酒，

勢同萬丈潮，

岸葉迎風響蕭蕭，

問汝江底沉槍折戟可曾銷，

自古龍爭空飲恨，

幾非暴者驅民於死逞勇驍！

吁嗟古之征戰士，

拋殘碧血英魂此日誰見招，

豈待天涯悲感客？

低徊清唱慰寂寥！

逝水若可回，

沉冤應亦醒，

檣櫓翻飛不用愁，

一呼躍浪魂歸命。

起死回生樂事多，
我應權代天帝令，
歡欣甯獨水中魔，
世人將亦同稱慶。
江乎若有知，
得毋嗤我書生佞？

一曲未終視界轉微濛，
海鷗海鴨聯翩颺高空，
乍見還疑王母傳書使，
遊戲人間偶一逢。
誰知乃是自由歌呼者，
以聖潔之情懷羣向江水憩雲蹤。
江水湯湯終古奔流曾不息，
海鷗海鴨旣翔且詠時陪從。
我美江水澎湃何英勇，
我美海鷗海鴨自由灑脫亦雍容。

江乎炎黃苗裔汝孳長，
五穀服用汝供養，

何因政刑典制四千年？

桎梏生民猪狗樣！

地獄深層骨欲枯，

天堂迢遞安能上，

問汝雄奇磊落之豪懷，

甯能睹此罪惡兇殘相？

卽今海鷗海鴨歌自由，

恐死強橫成悲唱。

灑汝一杯酒，

如花落江濱，

往者已矣不須陳，

來者如源頭之水多清新，

中華立國非朝夕，

先民締造費艱辛。

我願汝本汹涌磅礴之精神，

掃蕩盡積習難返之垢氛，

一光大地諸容色，

長享豐腴與仁親。

吁嗟江乎史事無邊感懷抱！

中有幾許光輝人稱道？

中有幾許醜毒人懊惱？

亦有幾許善惡人顛倒？

祝汝壯心如日月之永恆，

祝汝與時代青春長歡好，

換却當年舊裳衣，

珍重新生之兒在襁褓！

再灑酒一杯，

吾儕永不老。

登武當山天柱峯

天柱高峯巴山來，

上凌蒼冥何壯哉！

輕拂天門闔闔開，

仙風颯颯向人裁。

霄衢四去茫無際，

白雲渺渺通蓬萊。

俯瞰嶂巒爭奔競，

萬里環拱連九垓。
我立峯巔敲鈞軸，
身疑已被人間逐！
別有飄蕭出世情，
乘霞蹕霧巡星宿。
曾怪浮生我寡歡，
此來甯復怨幽獨。
已識黃精可辟穀，
便當採服三千斛，
曠逸我寥寰，
甯知榮與辱；
遙看玉女與金童，（註）
萬紀千春亂夢中，
蓬蓬青髮凋霜雪，
漱吸鴻濛日映紅。
應羨造化有神工，
脚頭踐處盡巖從。
嶺去似龍騰，
鱗迴如虎伏，
荒林與幽壑，